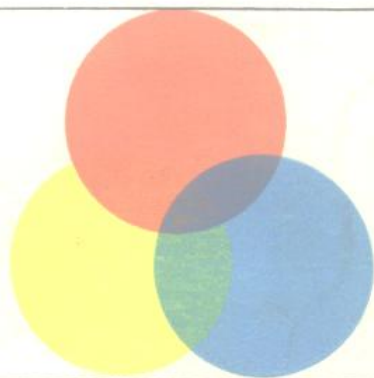


春眠不觉晓

张笑天



电影文学剧本

春眠不觉晓

张笑天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寿 眠 不 觉 晓

张 笑 天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9印张 插页4 200,000字

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740册

书号：10091·803 定价：0.70元

目 次

明月几时有	1
春眠不觉晓	43
三 原 色	137
回来吧，罗兰	209

明 月 几 时 有





片 头

淡月清辉笼罩着一片朦胧的南国原野向后倒去。(以火车
行进速度拍摄)

一列淡蓝色旅客列车披着月华疾驶。

列车方向牌特写：深圳——广州。

素澹恬淡的音乐，充满浓郁的侨乡风味。

夜风飘掠着淡绿色的窗帷。

年轻、潇洒的主人公（苏业芳）支颈在小茶桌上，久久
地凝望着车窗外模糊的景致。

乌云遮住月亮。

响起画外歌声（主题歌）并以序拉出职、演员表。

明月几时有，
把酒问青天。
不知天上宫阙，
今夕是何年？
我欲乘风归去，
只恐琼楼玉宇，
高处不胜寒。
起舞弄清影，
何似在人间？

随着歌声，推出片名：

明月几时有

轻摇慢晃的软座车厢中，所有来自港澳的旅客，几乎都仰在高背椅上沉入梦乡。

唯有苏业芳无法成眠。

列车在树木葱茏的原野运行，车窗灯火闪成一条光的长练。

苏业芳凝望着车窗外闪过眼底的一湾河水、一抹青山，他眼前产生幻觉：

花、鲜花的海洋。

他健步奔驰在花海中，花海为他闪开一条长长的路。（降格拍摄）

花海深处，摩接云顶的英雄树下，坐着一位艳丽绝伦、典雅慈爱的女性，她身旁围着无数天真快乐的童男、童女……

苏业芳张开双臂向这慈爱的女人怀里扑去。（高速摄影）

女人把他揽到怀中，爱抚地捋着他的头发，他流下了热泪。

铿锵的车轮声淹没了一切虚幻影象。

一位白警服乘警碰了碰出神遐想的苏业芳向他伸出手去。

青年人茫然四顾，见邻座几个睡眼惺忪的旅客正在出示护照。

青年人忙打开皮包，拿出贴有照片的护照。

护照拿在乘警手中，特写：苏业芳，男，二十岁，归国探亲……

乘警点点头，交还护照。

一声幽长的鸣笛……

苏业芳打开对折的护照，拿出一张道林纸卡片，托在掌心。

上面用毛笔恭楷写着几行字：联系人：一、广州市白云山庄五十五号徐仰光。二、广东省委统战部区粤眠。

苏业芳小心地把纸片放进护照夹层，收起来。

月色朦胧，客车漫长移动的影子投在广袤的大地上……

(一)

广州站前广场。

嘈杂的人流涌出出闸口。

穿着夹克、喇叭裤，提一支皮箱的苏业芳随着人流走出车站。

震耳欲聋的噪音疯狂地向他扑来：“抗议！抗议！最最强烈的抗议！抗议红联总一小撮……”“第二造反司令部现在开始战斗、战斗、战斗！”“横扫一切牛鬼蛇神”“造反有理……”

苏业芳举目望去：灯柱上、电视转播台铁塔上、流花宾馆屋顶上，都支起了一组十几支高音喇叭，广播车缓缓地在街上行驶叫嚷……

广场上扯着巨幅标语：“革命的欢送，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！”“红色恐怖万岁！”

一些戴红袖标的人在撒传单。

一队又一队头戴铝盔、袖章的游行队伍……

苏业芳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出闸口，侧目从他身边走过的旅客，都低着头匆匆走着，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的样子。

苏业芳下决心走去。

(二)

苏业芳坐在一辆三轮车上。

蹬三轮的老人打量他一眼，指指他的肥裤脚，问道：“从香港来？”

苏业芳点点头。

老人叹口气，四下望望：“你这是奇装异服，寸步难行啊，还是换换好，叫红卫兵看见，要剪裤腿呢！”

苏业芳哭笑不得。

(三)

中山一路一家大商场。

苏业芳选中了一套灰色中山服，摸出钱来，放到营业员面前。

营业员懒洋洋地：“布票三尺，工业券两张。”

苏业芳不懂，瞪着营业员。

营业员瞥了他一眼，早把衣服抓起来扔到货架上，走去。

苏业芳惊讶四顾，见周围的顾客都在拿各种票券买货。

苏业芳失望地离开柜台。

(四)

苏业芳走进一家挂有“寄卖调济商店”牌子的大楼。

(五)

苏业芳换了一身半旧中山装走出寄卖商店，轻松地吁了一口长气。

忽然，远处又是一阵高音喇叭声、口号声传过来。

苏业芳侧身望去。只见从街道尽头铺天盖地拥来一股人流，但见装有高音喇叭的广播车开路，后有全副武装的造反者押解，中间是桅杆一样的高帽子。

苏业芳退到人行道旁，惊讶地望着。

游斗队伍渐近，各色各样的高帽、黑脸，还有五花八门的鬼头、牌子。

突然，苏业芳捂住了心口，他张惶地向人丛里挤过去……

苏业芳的主观镜头：赫然醒目的三个字“徐仰光”，就写在一块大木牌子上。头衔是“资敌通敌的国民党特务、走资派。”镜头顺着牌子向上摇，是一张大汗淋漓的面孔。铁铸的高帽，由于太重，两个造反者在两旁扶着高帽。高帽底下露出徐仰光斑驳的鬓发。

苏业芳用力闭了闭眼，木牌子上分明还是“徐仰光”三个字，而且用红笔打了叉子！

苏业芳小心翼翼地摸出夹在护照里的名片，也是徐仰光三个字，分毫不差。

苏业芳忘记一切地挤过去，喊了一声：“徐叔叔——”

徐仰光似乎听到了这喊声，眼睛转了几下，努力想侧过头去看看，却因为铁帽子压得他太狠，没有成功。

苏业芳又斜起肩膀往人堆里挤，眼看挤到徐仰光跟前了，两个造反者横起步枪把他推到了人行道外。

苏业芳含泪望着游斗队伍簇拥而去，眼前如林的高帽渐渐变虚、变虚……

（六）

苏业芳脚步懒懒地来到一座五层楼前。

门前挂着一块牌子：“省委统战部造反兵团司令部”。

苏业芳望望进出楼头戴柳条盔的人们，不得要领地眨眨眼，走上了台阶。

(七)

收发室窗口前，苏业芳拿着一张卡片正在向人问什么。

坐在收发室里的人冷冷地：“统战部？那是投降部，早砸烂了！你有什么事吧？”

苏业芳递上那张名片。

那人接过去稍一过目，就甩了出来：“区粤眠？他是个军统特务、历史反革命，早在十年前就押回原籍新会县去强制劳改了！”

苏业芳还要说什么，小窗户砰地一声关紧了。

苏业芳无可奈何地向门外走去。

(八)

越秀公园门口。

长途汽车总站站牌特写：开往新会。

苏业芳提一口皮箱，在排队等待上车。

一辆没有一块玻璃的公共汽车开来。

人们蜂拥而上，甚至钻窗户。

苏业芳被挤来挤去，好赖挤了上去，站在车门口。

汽车吼着发动起来。

汽车驶过海珠大桥。

(九)

新会县城关。

苏业芳走下汽车，掸掸身上的尘灰。

(十)

苏业芳走在晚稻泛黄的田间小路上。

(十一)

一片繁果压枝的果园。

一个看园老人在蜜桔树下刈草。

一条人影伸到树下，停住了。

老头直起腰来，打量着风尘仆仆的苏业芳。

苏业芳客气地：“老伯伯，这是楠竹村吗？”

老头：“是呀，你找谁？”

苏业芳：“听说区粤眠先生住这村子？”

老头又警惕地重新打量起他来，半晌才问道：“你和他沾亲还是带故啊？”

苏业芳也警惕起来，支吾道：“不、不。我刚从南洋回来，有一个熟人和区先生是同乡，托我捎个好。”

老头又低下头去锄草：“这个好不捎也罢——”

苏业芳惊疑不定地：“区先生他——”

老头：“死了！该烧五七了。”

苏业芳大惊，失望而痛苦地坐到了树下：“他家还有人吗？”

老头又打量起他来：“有倒是有……你顶好别去惹麻烦，历史反革命的子女会怎么样？染缸里能扯得出白布吗？”

苏业芳突然跳起来：“不，不，区先生不是反革命，他是共产党！”

老头摇摇头：“反正肃反那年就抓到监狱去，前年才放出来，这你得问群专……”

苏业芳呆然地望着落叶飘飞的树丛。

(十二)

一幢屋瓦残破的房屋前，苏业芳凄然地佇立着。木板门上斜十字形贴着封条，盖着印。

秋风阵阵吹来，屋旁几竿楠竹飒飒作响。

昏黄的月亮爬上屋顶，屋前投满竹林和房子的黑影。

苏业芳有几分绝望地捂起了眼睛。

(十三)

回忆。

香港一家旅馆。

苏业芳坐在沙发上浏览报纸。

门轻轻推开。一个戴大沿礼帽的中年人走进来，从西服口袋里掏出护照、车票，放到桌上：业芳，这是护照、去往深圳的车票。

苏业芳眼里充满了喜色，跳起来：“谢谢叔叔！”

来人：“看你乐的……唉，现在是一九六六年了，我只是耽心你不习惯啊……”

苏业芳兴奋地：“不！我恨不得一步跨到大陆去，投到母亲怀抱里，我再也不愿在海外飘泊！我要母爱，要温暖！”

来人深沉地点了点头，又把那张写有两个地址、两个联系人的卡片放到护照上：“这两个人，一个是你父亲的上级，

一个是下级，只要找到一个就行，他们都会象父亲一样待你的……”说到这里，他眼睛潮润了……（化）

（十四）

还是清风淡月，竹林萧萧的破瓦屋前。

苏业芳抬起泪眼，望望暮色苍茫的天空。

一阵极轻的脚步声响近。

苏业芳扭过头去，见是果园的老头，忙站起身来。

老头把手里提着的竹盒子放下，里面有三个糯米蒸糕，半只童子白斩鸡：“吃吧……你还没有打铺的地方吧？”

苏业芳眼里涌出泪水：“我……举目无亲啊！”

老头坐到他旁边，点起一袋烟：“小伙子，实说吧，从哪来？”

苏业芳赶忙掏出护照递上去。

老头看了看：“有这个就不愁了。村子北边有座月麓山，队里在那有个养蜂场，缺看蜂人，只有一个又聋又花的吴老头看蜂子。你若乐意，我跟队长说说……”

苏业芳点头称谢：“谢谢大伯……我总得有个吃饭地方啊！”

（十五）

枫红竹翠的山路上，苏业芳懒散地提着手提箱走着。

天上没有一片浮云，水牛热得泡到路边池塘里不肯出来。

苏业芳解开衣襟，热汗淋淋，他在路旁折了一支芭蕉叶子拿在手里搨风取凉。

突然，前方传来潺潺水响。

苏业芳精神一震，加快脚步翻到山梁上，立刻看见一条碧绿的小河在山脚下静静流淌。

苏业芳欣喜地扔掉芭蕉叶，一边向小河奔跑，一边脱去了上衣……

拐过一片盘根错节的老榕树，他猛地收住步，侧身一株榕树后张望、谛听。

远处传来一声苍老而沙哑的吼声：“我总算抓到你了！你不答应跟我到队里，你就别想上岸！”

接着又传来一个女孩子哀求的声音：“阿公，——我求求你……”

苏业芳把皮箱放到大榕树下，诧异地走过去看究竟。

原来，一个拄着单拐的老头正顿着手杖在教训什么人，他右手抱着一套女人的衣服：白府绸汗褂、海蓝色滚着白边的百褶裙。令人奇怪的是，衣裙上边放着十几个白薯。

苏业芳把目光转向绿茵茵的小河。

河水中有个眉目清秀正在野浴的姑娘，看上去十八、九岁光景，眉宇间凝聚着驱赶不散的愁云。她不敢站起身来，只好全身泡到水中，只露出那张惊人美丽的脸孔，和随着水波漂来摆去的一把青丝。

苏业芳收回目光，盯住老头那浑黄的眼珠子、那干核桃皮似的脸……苏业芳忽然愤怒地冲到老头跟前，用命令的口气吼道：“把衣服放下！”

老头倒也吃了一惊，他眨动着迷离的眼睛，问道：“你是哪路邪神，多管闲事？”

苏业芳不容分说，夺下那套女人衣裙，白薯洒到地上。

苏业芳用手向树林里一指，说：“滚开！小心吃打！”

那老头木然地呆了一下，摇摇晃晃地向树林深处走去。

苏业芳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女人衣服，又看了看滚到草丛中的几个白薯。

他抬起眼来，看到了山坡上有一片黄了秧子的白薯地。

苏业芳把失落地上的白薯一个个拾起来，放到衣服上，背向着河中的姑娘，倒退着走去。

一双脚在草丛、沙地里倒行。

河中女孩子一双大眼睛里流露出感动的神色。

苏业芳那双鞋的后跟已经踩到浅水边了，他才收住步，哈下腰，把衣物轻轻放到河畔一丛杜鹃花丛上。

女孩子双手掩住了面孔……

等她从指缝中再睁开眼睛望出去，见苏业芳正目不斜视地离开河岸走去，一直没有回头。

女孩子长长的睫毛上挂起了泪珠。

（十六）

一支白鹤从河边起飞，又一支白鹤亮开长翅追踪而去。

女孩子已经穿好衣裙站在岸边，披散着湿漉漉的头发。

她忍不住喊了一声：“喂——”却又害羞地掩起面孔。

她看见，已经走远的苏业芳回过头来……

她向苏业芳深深地鞠了一躬。

（十七）

养蜂场。

蝶舞蜂喧的绿草坪上，井然有序地排列着大约五十箱蜜蜂，四周花畦种满了奇花异草，虽交晚秋，好多花儿正开得火爆。

稍高一点的山坡银杏树下，在一片竹林夹峙中，有一个